

文化活力的文学迸发

□阎晶明

人动容。

这些作品对过年的描写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。

一是强调过年是家庭团圆的重要时刻，无论条件如何，路程多远，都要努力赶回家与亲人团聚。这是中国人共同的春节情愫，考验作者的是能不能写出个人特色和风格。《我的春节》《这才是个好年》《烩出来的年味》《母亲不识字，却活成了我生命里最美的诗人》《解羽》《蒸过年馍》《有钱没钱回家过年》记述与父母亲人一起过年的美好时刻。《只要险畔上还有那个身影在等，就是最甜的年味》以回乡过年描写家乡的新变和乡亲们亲切。《远行的自我与静止的故土重逢》《春节，当古楼街遇上十字街》表达对家乡过年的美好而强烈的感受。年与家重叠，亲情与欢庆相加，这正是传统佳节带给人的期待与快乐，是中国年不变的主题。

二是身处在城市环境中，追忆儿时过年的乐趣，渲染已然消失、希望找回的年味。如《过年的回忆》《旧盒藏年》《去有年味的旷野》《回家的路有多远》回忆儿时时在乡间过春节的气氛和温暖。《年味变奏曲》表达不同人

生阶段对年的感受不同，相同的是对生活的信心。《心长青 春自来》写乡村初春时节的风景与人情。《翩然簇拥而过》表达了穿行在不同地方，身处不同状态时的过年感受。《年送给我的礼物》则是直接进入对亲情的怀念情境。《中年的慌张》《岁晚归乡，火暖年深》《在一个又一个行程中串起春天和爱意》融合过年与人生的沧桑感悟，颇有一点哲思的味道。

三是表达虽然至亲不在人世，仍选择回家过年，与兄弟姐妹团聚的心愿。这是不变的选择，是亲情的坚守，也是对春节文化的传承与坚持。《死亡是一扇快门，春节是门后的余生》《接住这个年》《愿所有漂泊的游子，终有归途，终得心安》《爷爷的年，最暖的年》记述了至亲去世后过年的感受，追忆与他们在一起时的温馨时刻，传递出生活的坚韧与从容。《年是慢慢缺的圆》则是一个青年学子对逝去父亲的深情回忆，真情里含着忏悔，读懂父亲就是读懂人生，而春节正是激发这种感情的特别时刻。

四是描写在普天同庆的节日气氛中，曾经有过的独特春节体验。《军营的年》是一个

战士对军营节日气氛的特别描写，新鲜而又感人。《瓶中梅——抗癌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》是一种生命意志的传递，一种乐观积极的情感书写。《我终于把“回家”过成了日常》记述了被拐卖者多年后终于回家过年，由最初的激动之情到事实上的陌生感，再到逐渐融入的亲切与自然。奇特的回家成为一种日常，经历十分特别，描写也很生动可感。《青藏高原的春节：藏原守岁记》，则对雪域高原的过年体验做了生动而真切的叙述与抒情。体验独特，感情真挚，文字优美。这些作品不但具有生活的质感，而且体现出作者较高的文学素养和创作才干。

激发全民族创新创造活力，正是互联网条件下已成为进行时的现实。以春节这样极具共识度和感染力的主题开展征文，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民族文化的传承者、人间亲情的守护者、美好生活的记录者、生命意志的弘扬者，在共同的生活体验和感情体验基础上，努力通过更具文学性和独特性的语言，进行不一样的生动叙写，为美丽中国建设增添文学光彩。这样的行动值得倡导，期待继续。

青藏高原的春节：藏原守岁记（节选）

□懒猫的渔舟唱晚

青藏高原的除夕，从不会沾染内地年节的热闹与温软。

朔风自阿尼玛卿雪山的冰峰间窜出，掠过终年不化的积雪，碾过冻得板结的高山草甸，再刮过结着厚冰的通天河支流，将年关的意味，揉成一缕清冽到刺骨的寂。我守在河谷畔的藏式碉房里，牛粪火在铁皮炉膛里跳着细碎的光，铜胎酥油茶壶搁在炉边，膏状的酥油融在茶里，香气刚飘出半尺，便被窗缝钻进来的寒气凝住，沉在脚边，散不开半分暖意。母亲又不在家。自她披上那身藏青警用制服，高原上的除夕团圆夜，于我而言，便成了年年落空的期许。她要往牧区深处去，往雪山褶皱里散落的黑帐篷去，往连车辙都无法留存的大气草原去，徒步巡逻，守着这片苦寒之地的年关安宁，护着散居牧人的除夕安稳。

我降生在这片海拔四千三百米的高原，睁眼看见的缕光，是雪山顶上折射的暖阳；入耳的第一声响，是风卷经幡的猎猎之音；触到的第一方土地，是混着碎石与枯草的冻原。我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，看惯了高天的澄澈冷蓝，看惯了群山的沉默巍峨，看惯了河川的冰封奔涌，也看惯了生命在极致缺氧与酷寒里，倔强生长的模样。其他地方的除夕，是爆竹炸响的喧嚣，是街巷攒动的人影，是阖家围坐的灯火融融；而藏原的除夕，是风的独吟，是雪的静眠，是山川的缄默，是少数逆行者的脚步，踏碎寒夜的死寂，踏出一方烟火安稳。我早已习惯这样的年，习惯炉火旁只有自己的孤影，习惯木窗被寒风拍打的呜咽，习惯藏青烟圈缭绕绕间，念想母亲踏雪前行的身影，念想她正踩在哪片雪窝，正守着哪顶帐篷的平安。

母亲是扎根青藏高原的基层民警。这身份放在都市，是秩序的象征，是安稳的依托；放在这莽莽高原，却是以血肉之躯丈量山河，以赤诚之心守护生灵的苦行。她无需端坐于窗明几净的办公间梳理文书，亦不用在熙攘市井间维持往来秩序，她的执勤地是雪线之上的冰峰，是荒寂千里的草原，是牧民逐水草而居的转场路，是风雪封山时的险隘断崖。高原的民警要通晓当地语言，要深谙牧人习俗，要辨得清牦牛与藏羊的脾性，要摸得透雪山的脾气，要识得冰河下的暗涌。他们的制服，沾过草原的尘沙，落过冰峰的飞雪，受过河川的寒气，也暖过无数牧人冻得通红的掌心。

平日里，母亲便无半分闲暇。天未破晓，星还悬在墨色天幕上，她便要整理装备出门。往最偏远的牧点走访，调解草场分界的纠纷，护送转场的牛羊群翻越山梁，为独居的老牧民送去御寒的药物与酥油，排查风雪天道路的结合隐患。待到归来时，往往已是星斗满天，靴底嵌着冻硬的泥雪，脸颊被烈风与紫外线刻出深褐的高原红，嘴唇因长期缺氧泛着淡紫。我曾攥着她冻得开裂的手背，劝她少走些险路，她只淡淡道：“牧人散居在草原角落，遇事无依，我不去靠前，谁来托住他们的难？”这话无半分豪言，却像高原上的磐石，沉在心底，压得人喉间发涩。

到了除夕，这份坚守，更添了几分孤绝。高原的除夕，是酷寒最盛的时节。气温常坠至零下30℃，氧气稀薄到连呼吸都要费几分子力，每一口吸入的空气，都带着冰碴，刮得鼻腔生疼。牧区的黑帐篷星散在草原各处，有的藏在山坳避风处，有的依着风洞冻土，有的挨着雪线边缘，大雪封路，车辆无法通行，只能靠双脚徒步前行。母亲总说，除夕之夜，牧人最盼心安，怕风雪堵了归家的路，怕牛羊在寒夜走失，怕老人孩童受冻受寒，怕外来的惊扰破了年节的静。所以这一夜，她必须走，必须巡，必须让那身藏青制服，出现在牧人的视线里，让他们知晓，有人守着他们的年，有人护着他们的家。

我曾随母亲走过牧区的路，并非除夕，是秋深草黄的时节。那时草原褪去青绿，铺成一片苍茫的金黄，烈日已初显凛冽，雪山的雪线缓缓下移，将圣洁的白，染向山巅。我们走在草甸上，脚下的枯草被霜雪冻得硬脆，踩上去发出细碎的裂响。远处的牦牛群，像墨色的云团，卧在山坳里反刍，低垂的头颅是大地最沉稳的呼吸。藏原羚的身影在草甸尽头一闪而过，轻盈得像风捻成的丝线，不留半分痕迹。苍鹰展翼悬在高空，铁色的翅尖划破澄澈的天，沉默而威严，是高原天空的守护者。山口的经幡在风里翻飞，五色布片被岁月磨得褪色，随风散向四方，护佑着高原的一草一木。磨坪的玛尼堆，石块被信徒的手掌磨得温润，层层叠叠，堆起的是信仰，是高原人对

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，都强调要“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”。新大众文艺已然成为一股汹涌的浪潮，成为文艺界热议、社会广泛关注的文化现象。这一概念是对互联网迅猛发展、传媒迭代并存、文学创作呈万千姿态的繁盛景象的概括。它并非一时的风潮，而是对文学生态发生整体性变革的表达。文学创作、阅读、评价、传播，全方位呈现新形态。全民写作不但成为某种期待和可能，而且已经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

在这样的热潮中，“2026春节写作大赛”开启了征集大幕。这是一次尝试性的征稿合作，是新大众文艺风起云涌中创作实绩的一次小小“测试”。春节是最具号召力的传统节日，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的春节图景，有着共同的新春期待，也有独特的情感需要表达，每一个春节又都会因各种因素而生出完全不同的过年景象。记录下这样的“中国一日”，就显得格外珍贵。

事实也是如此，入围的近40篇作品中，既可以按主题分类评说，也可以寻找每一位写作者独特的情感表达。读来有趣，令

山河生灵的敬畏。

母亲走在前方，脚步沉稳，制服衣角被风掀起，像一面微小却坚定的旗。每到一顶黑帐篷前，她便抬手掀开厚重的牦牛毡帘，流利的藏语从唇间吐出，温和得像春日融雪。问老人的咳嗽是否好转，问孩童的学业是否顺遂，问牛羊的越冬草料是否充足，问冬日的饮水是否无碍。牧人总会捧出滚烫的青稞酒，端上酥油拌成的糌粑，黝黑的脸上漾出淳朴的笑，眼里盛着真切的敬重。母亲从不会推拒这份心意，浅酌一口酒，接过糌粑捏成团，细细记下牧户的难处，反复叮嘱风雪天的避险事宜，而后转身，又踏向另一顶帐篷。那一路，她的脚步从未停歇，像高原上永不干涸的河，奔涌着，不曾回头。

那时我便真切懂得，她守的从不一纸职责文书，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，是这片土地上的生灵，是微弱却珍贵的烟火气。

而今除夕，我独守碉房。案几上摆着切玛盒，五谷杂粮与酥油花堆砌出丰收的祈愿；桌前的酥油灯芯燃着微光，灯火虽弱，却燃得执着，像高原人不肯弯折的心性；炉边的藏香燃着，青烟袅袅，绕着房梁，绕着窗棂，绕着我对母亲无尽的牵挂。我不曾点燃半分爆竹，高原的寂寥不得俗世的喧嚣。只默默于炉膛里添一块风干的牛粪，让炉火更旺几分，暖一暖这空荡的碉房，也暖一暖远在风雪里的母亲。

风势愈烈，拍打着木窗，发出呜呜的声响，像高原在寒夜里的低语。我起身走到窗边，轻轻推开一条缝隙，刺骨的寒气瞬间涌进来，冻得我周身一僵。窗外是无边的墨色，黑得纯粹，黑得彻底，唯有远处的雪山，在残月下泛着淡银的光，像大地隆起的脊梁，沉默而坚硬。草原隐在夜色里，看不见轮廓，却能感受到它的辽阔与厚重，包容着万物的寂与安。冰河封冻如银带，静卧在草原怀抱里，敛去奔涌的性子，静待春归。偶尔，远处传来牦牛的低吟，低沉温和，是这寒寂除夕里，最柔软的声音。

我闭着眼，描摹母亲此刻的模样。她定是裹着厚厚的警用大衣，藏青色的帽檐落满碎雪，肩梢与睫毛凝着白霜，像沾了雪的绒羽。她的脚步踏在积雪里，发出咯吱的轻响，这声响在寂静的寒夜，清晰得能传出去很远。警车上的红蓝警灯定是亮着的，光色刺破夜色，像一颗悬在草原上的星，给风雪中的牧人送去心安的底气。她或许正走在冰河沿岸，脚踏避开薄冰覆盖的暗坑，怕一步踏错，坠入冰下刺骨的河水；或许正攀着山梁的碎石，雪深没膝，每一步都要耗费极大的力气，缺氧让她的喘息愈发粗重；或许正站在黑帐篷外，听着里面传来的笑语欢声，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，转身又踏入风雪，走向下一个牧点。

她不会觉得苦。我深知这份心性。高原的子民，天生刻着坚韧的骨血。像雪山千年伫立，不避风雪，守着自身的圣洁；像草原岁岁苍荣，不惧酷寒，年年生出新绿；像牦牛耐得住极致严寒，扛得住烈风暴雨，默默驮起牧人的生活。母亲便是这高原养大的儿女，将根深深扎进雪山草原的泥土里，将心牢牢系在牧人的安危上。她的坚守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，是日复一日的奔波，是年复一年的执着，是除夕寒夜里，踏雪前行的每一步。

我深爱这青藏高原，敬它的一草一木、一山一水、一禽一兽。

……我更敬如母亲一般的高原基层民警。他们是雪山下的守护者，是草原上的逆行者，是寒夜里的点灯人。他们舍弃阖家团圆的温暖，告别妻儿老小的牵挂，将青春、热血、赤诚，尽数献给这片高寒缺氧的土地。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，只有日复一日的巡逻走访，年复一年的坚守付出；他们没有鲜花掌声，只有牧人一句朴实的问候、一个真诚的笑容、一份全然的信任；他们没有舒适安逸的生活，只有风雪为伴、山川为邻、孤寂为友。

可正是这份平凡的坚守，撑起了高原的安宁，守护了牧人的团圆，温暖了这片苦寒的土地。他们是藏原除夕里，最亮的光；是风雪寒夜里，最暖的灯。……

儿子刷抖音时，外放出一段视频，旋律响起——是那首《强军有我》。像心底某块沉埋许久的磁石，骤然被吸引，所有深藏的碎片都在瞬间簌簌颤动，朝着同一个方向立起。孩子跟着哼，稚嫩的嗓音拂过那些铁与火的词句，听来有种清澈的陌生。我却怔在那里，仿佛被一段无声的时光迎面拥抱，呼吸一滞，整个人霎时被暖意融融的客厅，送回那片风声嘶吼、连呼吸都凝着霜花的土地。

军营的年，往往从领导慰问家属院开始。腊月廿七八，政委和主任带着米面油粮，后面跟着两三个脸蛋冻得通红的兵，挨家挨户叩门。“嫂子，过年好！”“阿姨，辛苦了！”嗓门比平日温和，笑容里藏着不易察觉的歉意。东西不重，话也不多，有时看着暖气，有时就站在门口，听军嫂说说孩子的成绩，或老家捎来的口信。那身影被走廊昏黄的灯光拉得老长，投在水泥地上，像一道沉默而温暖的岸。对戍边人来说，稳住“后院”，年关才算有了底。这份郑重，是军营年味里最先漫开来的、带着责任温度的气息。

过年包饺子，是雷打不动的序幕。大盆的面，大盆的馅，天南地北的手法在此短兵相接。说笑声、擀面杖的滚动、瓷盆的碰撞，煮沸了一室的寒意。这哪里是包饺子，分明是一场热气腾腾的“饺子江湖”盛会。

有个山东籍的班长，仗着在家和过面，非要挑战“一张皮擀完一盆馅”的传说。只见他手臂抡圆，擀面杖虎虎生风，面皮在他手下越转越大，薄如蝉翼，几乎能透出人影。就在大家屏息赞叹时，“嗤啦”一声轻响，那“巨无霸”面皮的中心破了个小洞，迅速蔓延成一道裂缝。班长举着破皮，愣了两秒，随即豪爽大笑：“得，这下真成‘山东煎饼’了！卷着馅儿吃也行！”满屋顿时笑倒一片。还有个南方新兵，不服北方的“捏”法，非要展示家乡“掐”褶的绝活，结果十几个褶的“小笼饺”在沸水里全军覆没，化成一锅丰盛的面片汤。自此，“汤司令”的名号便流传下来。

……除夕夜的重头戏，是礼堂里那台真正属于我们自己的“春晚”。没有专业灯光，几盏大灯泡照得人睁不开眼；音响时好时坏，话筒常发出刺耳的锐响。可台上台下，那股劲是顶真的。

喇叭能吹裂寒冬，吉他声里裹着乡愁。最出彩的还是自编自演的小品：几个活泛的战友，把训练、学习、想家的点滴编成戏来演。演新兵踢正步顺拐，班长急得团团转；演第一次野外生火，城里兵把脸熏得漆黑；演给家里打电话，叽咕半天，最后带

车子平稳地行驶在从河南周口开往江西南昌的高速路上，窗外的天色一点点暗下来，远处的村落里开始亮起零星的灯火。年味，就在这一路向南的风里，越来越浓。

昨天，我刚刚在周口参加了一场让我久久无法平静的婚礼。新郎叫申聪，一个和我有着相似命运、同样被拐、同样被家人苦苦寻找多年，最后终于回家的孩子。看着他站在台上，被父母紧紧护在身边，被满堂亲人祝福，我在台下，心里翻涌着太多只有我们这群人才能真正读懂的情绪。

有心疼，有感慨，有庆幸，更有深深的共鸣。因为我，也是那个走失了21年，终于被找回来的孩子。我也叫申聪。

在很长很长的岁月里，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从哪里来，不知道亲生父母长什么样，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生日，不知道自己原本应该拥有怎样的童年和少年时光。那21年，我常常在想，这世界上会不会有那么两个人，一直在找我，一直在等我，一直在为我留一盏灯、一双碗筷、一个位置。

我不敢确定，更不敢奢望。直到命运，终于把我送回了他们身边。

我们相认的地方在北京。没有戏剧化的嘶吼，没有夸张的拥抱，只有压抑了21年的眼泪，和一句句轻得不能再轻，却重得不能再重的：“孩子，我们可算找到你了。”

那一刻我才知道，原来这21年，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我。无数个日夜，无数次奔波，无数次失望，又无数次重新拾起希望。别人的日子是一天天过，他们的日子，是一年天地等。等我长大，等我出现，等我回家。

从北京相认，到真正踏上江西南昌认祖归宗，我的人生，从此被彻底改写。

今年，是我回家后的第二个春节。如果说，去年的春节，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团圆年，那今年的春节，就是我真真正正把心安放在这里，完完全全成为这个家里一员的新年。我永远忘不了去年过年时的样子。那是我失散21年之后，第一次和亲生父母一起过年。家里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，亲戚们来了一拨又一拨，每个人看我的眼神里，都带着心疼、欢喜和祝福。他们拉着我的手，说着我小时候的故事，说着这些年家里的变化，说着父母是怎样熬过来的。可我那时候，心里是慌的，是拘谨的，是小心翼翼的。面对突然出现的、血脉相连却又陌生无

军营的年（节选）

□戎耀

着哭腔喊出一句：“妈，我吃得好好睡得香！”道具全是东拼西凑——挎包当包袱，雨衣作斗篷，训练用的手榴弹模型涂上颜色，就成了“传家宝”。演得越夸张，底下笑得越凶。连长拍着大腿笑，平时最严肃的旅长，也摘下眼镜，偷偷擦眼角。笑着笑着，很多人的眼眶就湿了。

那一刻，没有军衔，没有上下级，只有一群年轻人，用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，彼此取暖，确认着共同的存在。我们演自己，看自己，在集体的回声里，确认这一段滚烫的青春。

……这情谊早已不是军营里利落的令行禁止，也退却了训练场上那股绷着的劲儿。它沉到了生活里，化成另一种绵长、更结实的东西——像随时能倚靠的岸，像无需多言的懂得。我们知道，无论走出多远，推开这扇门，便是回了家；围坐在这桌边，就还是当年那样，能把后背交给彼此的兄弟。孩子手机里的歌声早已停了。他眨眨眼，略带顽皮地看着我：“爸爸，你还会唱这个歌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摸了摸他的头。客厅里灯光柔暖，电视中迎新春的歌声华美而遥远。

望着窗外无垠的夜色，我忽然明白：此刻万家灯火中，每一份看似平常的团圆与安宁，其背后牢固的屏障，正是由远方土地上那些沉默的陪伴、那些笨拙的欢笑、那些郑重其事的相守，一砖一瓦共同筑就的。

零星鞭炮声，像从极远之处传来的、温柔的回响。我静静站着，仿佛听见——北国哨声的夜，正与南窗下的夜风，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，完成一场年复一年、静默而庄重的交汇。

比的父母，面对一屋子热情的亲人，我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应，不知道该怎么相处，不知道怎样才能不辜负他们沉甸甸的爱。

我和爸妈之间，还有着一层薄薄的却真实存在的隔阂。我不习惯他们突然的关心，不习惯他们细致的叮嘱，不习惯饭桌上不停往我碗里夹菜的动作，不习惯进门时被反复嘱咐注意安全。那种感觉，很温暖，也很无措。我知道他们爱我，我也发自内心地亲近他们，可21年的空白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填满的。

那时候的我，虽然人已经回到了家，心却还在一点点适应，一点点靠近。

而这一年多走过来，一切都变了。时间真的是最温柔的良药。它一点点抹平了过去的伤痕，一点点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，一点点让生疏变成自然，让客气变成亲密，让“终于找到你”，变成了“我们一直在一起”。

如今的我，再也没有当初的局促和不安。我可以很自然地喊一声“爸、妈”，不用在心里提前酝酿半天。我可以大大方方地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，从日常小事说到未来打算。我会习惯妈妈的唠叨，享受爸爸沉默却踏实的关心。

家里的每一个角落，都变得熟悉又亲切；我们之间，没有隔阂，没有陌生，只有自然而然的亲近。会开玩笑，会打闹，会互相惦记，会像从小一起长大一样，毫无保留。

去年春节，我还在努力适应“家人”这个身份。今年春节，我已经完完全全、真真切切地成了这个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我有爸妈疼，有两个姐姐相伴，有灯火可亲，有归宿可依。

这一路，从失散到相认，从陌生到熟悉，从小心翼翼到心安理得，我走了21年。

今年春节，我不再是过客，不再是归人，而是这个家，最普通、最幸福、最安心的一员。

愿天下无拐，愿所有失散的亲人，都能早日团聚。愿每一个等待，都有结果。愿每一颗漂泊的心，都有归宿。愿我们，苦尽甘来，余生皆甜。家，我回来了。过年，我回来了。往后余生，我再也不会离开。

我终于把「回家」过成了日常（节选）

□彭聪聪

